



动摇

胡尹强

7.5
3



T247.5
1403

动 摇

叶 尹 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BK7-126



B

237673

内 容 说 明

“各校升学考试的成绩，要按名次排队，张榜公布。”每个教师所得的名次，“不仅作为业务档案存档，而且是调资晋级的主要依据。”某县教育局讲话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了一场紧张而神秘的争名次的角逐。

面对这场角逐，主人公周梦健起先坚决抵制，拒不参加争名次，后来，屈从于各种压力，去争了；争了一阵，又不争了。小说围绕周梦健的两次“动摇”，以细腻而真切的笔触，描写了江南某偏远县城一群小学教师思想和感情的纠葛，揭示了他们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义感有事业心的青年教师的鲜明形象。

小说针对当前教育战线存在的弊端，能发人深省。

动 摇

Dòng Yá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2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3}{4}$ 插页2

1985年3月北京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8,600

书号10019·3793

定价 1.00 元

第一章

入秋以来，没下过一场雨。天气又闷又热。早晨，空气里还游动着几缕凉气。越是临近中午，空气越是沉滞、重浊，热得人汗流不止，闷得你浑身烦躁。

城中小学礼堂的舞台上，县教育局局长金大年坐在藤椅上作报告。背后木椅上放着一架台扇，风力已经开到最高档，脖子给吹得发麻，金大年还是汗流浹背。讲稿是秘书和郭青起草的。郭青是城中小学的支部书记、校长，兼城关镇小教总支书记。这会儿正坐在金大年身后、舞台的左侧。不知为什么，讲稿读起来很不得劲。不过，总算只剩最后两页了。这两页的内容，他和郭青议论过，很熟悉，于是松了口气，拿出手帕，拭拭额头，向台下扫了一眼。

台下坐着城关镇的全体小学教师。在一片各式各样的扇子摇动中，礼堂罩在宛如蜂窝似的一片嗡嗡声里。仿佛是这一片嗡嗡声，骤然使金大年增加了新的燥热。他皱起眉头，解开上衣纽扣，回头看了郭青一眼。

郭青跳起来，几个大步，走到舞台前沿，用力挥动胳膊，厉声喝道：

“不要交头接耳！象话吗？你们是教师呀！下边金局

长要作最重要的指示了。认真听！谁再说悄悄话，我就要不客气地点谁的名啦！”

一片嗡嗡声压住了。扇子摇动的幅度减小了。频率变低了……

金大年端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台下，好象在酝酿情绪。突然，他掷下讲稿，抖擞精神，拉大嗓门，发出“啊”的一声，象是渲染他讲话的气势，接着说：

“明年这届毕业生，啊，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入学的，啊，我们决定，来一个革命竞赛，啊，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啊，为四化快出人材嘛！啊，明年毕业生升学考试的语文、算术成绩，分别来一个彻底的排队，啊，彻底的排队！用两张大红榜公布，啊，大红榜！第一名，某校某班某某老师任教，总平均多少；啊，第二名，某校某班某某老师……直到最末一名！听着，啊，是张榜公布，不是象今年这样宣读一遍了事。还有，每个教师所得的名次，啊，名次，作为业务档案存档。比谁贡献大嘛，啊，这是以后调资晋级的主要依据。啊，完了！”

犹如蜂窝给顽童掷了一石头，掀翻了，会场里人头攒动，激荡起一片嗡嗡嘤嘤的议论声……

达到预期的效果。金大年满意地微笑着，从藤椅上站起来，回头，正好迎着向他走过来的郭青的笑容可掬的阔脸盘。金大年点了点头，把藤椅让给郭青。

郭青连连摇头，把藤椅挪到舞台后侧，强按金大年坐下。郭青站在金大年旁边，俯身和金大年低声谈了一会儿。

金大年颌首微笑。郭青提过自己坐的木椅，在扩音器前坐下。双手撑着讲台两侧，威严地扫视一眼会场。扁阔的嘴唇紧抿着……

半分钟后，会场肃静，扬起郭青一句一句象棒槌似的有力的话语：

“金局长的报告，提出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措施。具体、有力、深刻，非常重要。下午酝酿，制订个人计划。明天，各支部、各学校要组织教师认真领会金局长的指示，交流个人争第一的计划，在这个基础上，制订出年级的、全校的争第一计划。

“金局长已经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我再重复一遍。明年这届毕业生，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入学的，要是搞不上去，分数拿少了，排队排在末尾，就不能再往‘四人帮’头上一推了事喽！也不光是失面子坍台的问题。要追究学校领导的责任。要追究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责任。要考虑考虑你的水平问题，能力问题。一句话，要打屁股。

“最后，金局长要我吹一点风。从明年开始，每年要从城里调一批在城里任教不够格的教师到乡下去；从乡下调一批有水平、能拿高分的教师充实城里的小学。城乡交流嘛！注意，这可不是为了吓唬谁。这是要付诸实施的。散会！”

会场一片肃静。教师们仿佛呆住了……接着，象沸油里撒了一把盐，教师们几乎同时霍地跳起来，同时轰然议论起来……

第二章

周梦健坐的位子靠近礼堂后面那道门。周围的教师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依然坐在椅子上，聚紧双眉，怔怔地出神。激越的议论的声浪轰然袭进他的耳鼓，把他已经够纷乱的思绪，搅得象一锅粥。他四十开外，瘦高个儿，脸色微黄，两颊略略下陷，额头上横着三条深深的抬头纹。明净的双眼，带着烦躁和焦虑，茫然环视教师们一张张激动的面庞。他的神情是那样的忧郁。

人丛中，从周梦健的斜侧，挤过来一个男教师。头发斑白，瘦骨嶙峋，虾公似地佝偻着身子。他叫方一行。年纪稍大于周梦健，却未老先衰，看上去好象年近六旬、精力耗尽的老人。他原是周梦健在城中小学的同事，三年前调到城南小学当教导主任，是周梦健的邻居。他亲昵地拍了一下周梦健的肩头，用半开玩笑半嘲弄的语调，说道：

“梦健，发什么呆？想明年争个新科状元当当哪？”

烦躁和焦虑从脸上消失了，周梦健的双眼忽然变得快活起来。这种快活，要不是带着一种幽默感，就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太孩子气了。这种快活，既有性格的流露，也有职业的烙印。他的生命是在孩子们中间度过的。他用同样

的语调，回敬方一行：

“这还用说？——只是新科状元只有一个，给我争来了，别人当什么呢？”

“别高兴得太早啦！去年你接下的是个乱班，还加了四个留级生，争起状元来，可太吃亏啦！”

“对啦，我去弄架天平，称一称，到底吃亏了多少？”

“明摆着的，用不着天平。”说着，方一行敛起笑容，把周梦健拉到窗下，放低声音，说，“还是老主意，他说他的，我做我的？——只怕不好办呢！”

烦躁和焦虑又回到周梦健的脸上。他忧郁地笑了一笑：

“是啦，我一直在担心，等我把这个班整好了，进入毕业班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这种局面就难以维持了。你看，这不是吗？麻烦开始了！”

沉默。

方一行叹了口气，伸手在裤袋里摸出一只皱瘪瘪的香烟盒，捏了捏，是空的。他懊恼地团成一团，掷出窗外，说：

“李霞呢？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

“被芸芸叫到前排去了。”

方一行道：

“说不定她们出前边的门，已经走了。”

早上，周梦健和爱人李霞一起来听报告。他们刚坐下，和周梦健搭班教数学的女师教沈芸芸，从前排向李霞打手势，要李霞坐过去，而且还格格地笑着，晃晃拳头，不准周梦

健过去。李霞撇下他，坐到沈芸芸旁边去了。近几个月来，李霞和沈芸芸很谈得来。

一阵最初的激动，随着轰轰然的议论声浪卷过去了。教师们想到嗷嗷待哺的孩子，想到还没有做午饭，想到应该抓紧时间赶到已经散场的集市上去碰碰运气，买点便宜的小菜……有几个女教师好象突然清醒了，惊呼一声，箭似地冲出去。其余的也边说边向门口蠕动……礼堂里的人丛变稀了。

周梦健向前面张望了一眼，说：

“她们好象正谈到兴头上，还没有回家的意思呢！”

方一行把左手被劣质的香烟熏得焦黄的食指和中指伸到周梦健面前，说：

“听了半天报告，半包香烟抽完了，烟瘾还没有压下去，憋得难受。梦健，我先走一步。”

周梦健向李霞、沈芸芸走去。

李霞四十岁，看模样，似乎三十刚出头。蓝布裙、白涤纶短袖衫，衣着朴素可体，衬托出颀长、苗条的身段。乌黑的长发，拢成一束，盘在脑后。端庄清秀的面庞，略带营养不良的苍白。清澈的双眼，表现着心绪的起落变幻。

沈芸芸三十上下，是个活泼爱笑的青年人。她比李霞矮，却丰满得多。穿一件白底小朵红花的连衣裙，时髦的白色半高跟牛皮凉鞋。腰带紧束，更显得胸脯丰满。

李霞侧身向着周梦健，秀眉微蹙，听沈芸芸絮絮不休地叙说什么。她分明感觉到周梦健向她走来，却佯装不知，换

了个姿势，背向周梦健。

“她心情不好。”周梦健油然想道。

沈芸芸一眼瞥见周梦健，连忙停住絮絮不休的叙说，格格地笑起来，说：

“周老师，你来干什么？”

沈芸芸读小学时，是周梦健的学生。她称周梦健“老师”，是沿袭童年的习惯。

周梦健笑道：

“你们嘀嘀咕咕，咬了一个上午耳朵，还有个完吗？”

李霞回头深深地瞥了周梦健一眼。那眼光异常复杂，有同情、爱怜，有不平、幽怨，还有失望……

“是的，近来，她常常心情不好。”周梦健再一次油然想道。

沈芸芸向李霞挤挤眼，对周梦健狡黠地说：

“我们正在商量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刚开了个头。周老师，你先走吧！”

周梦健说：

“什么最重要的事，对我也要保密？”

沈芸芸头一歪，故作神秘地说：

“当然是秘密啦！暂时还不能让你知道。你走呀！”

周梦健笑起来：

“满礼堂都在谈争第一。你们也在谈争第一，是吗？”

沈芸芸鼻子里哼了一声，喊道：

“一点也不聪明！猜到哪里去了？！”说着，格格大笑起

来，“告诉你吧，我在说服李霞，下午和我一起去烫头发！”

周梦健迷惑地看着李霞。李霞瞋了一眼沈芸芸，似乎想说什么，却被沈芸芸拦住了。沈芸芸抓住李霞的胳膊，用力摇了几下，抢在李霞前面，对周梦健喊道：

“支持不支持？表态呀！……看来在烫发问题上，周老师，你是守旧派，封建老顽固！”

李霞神往烫发，少说也有两年了。每月工资到手，夫妇俩制订开支预算时，周梦健总写上一项：“烫发——两元”，可逐元逐角计算来计算去，又被李霞一笔划掉了。

周梦健负屈地说：

“芸芸，你可冤枉我了！”

沈芸芸右手伸到周梦健面前，喊：

“拿来！——空口白话能烫发吗？两元钱呀！”

周梦健下意识地摸摸口袋，困窘了。

李霞推了一下沈芸芸，嗔道：

“芸芸！”

沈芸芸乐不可支，笑得弯了腰：

“周老师，你真是个老实人……李霞心疼你啦。好啦，不说烫头发了。刚才，你猜我们在谈争第一，这说明你也在想喽！你说，你争吗？”

周梦健不假思索地说：

“芸芸，我们不争，也已经够热闹的啦！”

沈芸芸亲昵地搂住李霞的肩，叹息似地说：

“到底没有人比李霞更了解你啦，周老师。刚才李霞就

猜出，你会这样说的。”

周梦健笑了，胜利地说：

“我还是猜对了，你们在谈争第一……既然大家都谈，我们也该谈谈。走吧，一路走，一路谈。”

周梦健向外走。回头，见她们没有跟上来，他又站住。

沈芸芸格格地笑起来：

“我们才不想谈争第一呢！周老师，你先走。我们要谈烫头发呢！李霞刚有点动心，我还要进一步说服，你在，有的话，我不好说……周老师，你走呀！”

周梦健仍然站着不动。

沈芸芸又格格笑起来，喊道：

“哎哟，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模范夫妻呢！李霞不陪着你，你就不回家了！”

据说，姑娘们找对象，眼光是向上斜眺的。个儿比她高，才视为一般高矮。地位比她优越，才看作同等水平。小城的女教师，大都在书记、部长、局长、科长中物色爱人。少说也得是个坐办公室的。当然喽，如果眼光向上斜的角度不太大，医生、技术员、中学教师，也还勉强可以凑合。姑娘们的眼光既然向上斜眺，小伙子的眼光就得向下俯视了。这是人类社会平衡的铁则。失去平衡，社会就不安定。在小城，女教师数量占压倒优势。男教师能在城里站稳脚跟的，屈指可数。他们都是业务上格外强，格外能吃苦耐劳，格外能任劳任怨的。这样的男教师，各校都得有几个。少了他们，有的工作不好办。他们要结婚，眼光就只能往农业户口

里打转了。小城不大，五、六万人口，农业户口占三分之一，也许还多些。肯嫁给小学教师的农业户口的姑娘也不多。不过，瞪大眼，细细寻觅，却也还是有的。小城的女教师，虽然不肯下嫁给男同事，可是，她们的同情心倒是可嘉的。等她们自己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丈夫以后，为男同事牵线接头介绍对象，跑腿磨嘴皮充当月老，倒也不遗余力。所以，小城的男教师，没有年过四十还打光棍的。

周梦健虽说有一度也曾福星高照，颇有飞黄腾达的征兆，可毕竟到他和李霞结婚时，谁都看出他已经没有任何走红的指望了。然而，他的爱人却是女教师。在小城，夫妻都是小学教师的，只有他们一对，这已经是够出格的了。

这个李霞，当年从春江市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小城的时候，被公认是小城女教师中最漂亮的。就是现在，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李霞居然风韵不减，依然撩人眼目。她和周梦健，开会、上街、看电影，总是同进同出。至于晚饭后并肩散步，在小城已婚男女中则更属罕见。虽说谁也没有看见他们象眼下时髦青年那样，挽臂搂腰，却也有说有笑，亲亲热热。这就更使他们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因此，碰在一起喜欢说笑的教师们，常常戏称他们是模范夫妻。

李霞打了沈芸芸一下，嗔道：

“芸芸，怎么攻击起我来啦？！我要报复的呀！”

周梦健看着李霞。李霞苍白的脸微微泛红了。妩媚极了，迷人极了。李霞感觉到周梦健的凝视。心情好的时候，他的这种凝视，会搅起她心田缕缕柔情的涟漪。可是，这会

儿，她的心腔好象被什么又沉重又酸苦的东西填塞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荡得起柔情？……她下意识地环视一眼礼堂。大部分教师都走了。只剩下几小堆人，散散落落聚集着，仍然在激动地议论着。她对周梦健淡淡地说：

“你先回去。我很快就来。”

沈芸芸调皮地说：

“周老师，你不肯走，我们先走啦！”她吃吃地笑着，拉起李霞，向外便跑。一边附在李霞的耳边，悄声道：

“我看出来了，除了你，谁也没法说动周老师……”

周梦健跟在人流的末尾，慢腾腾地往家走去。他在城中小学教了二十六年书，却住在李霞任教的城南小学的宿舍里。前年，城中小学一幢三层楼的住宅落成，分配时却没有他的份。他和李霞虽然愤怒了一阵，却也无可奈何。

时近中午，天空中没有一缕云。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小城的大街小巷，愁眉苦脸地赤裸裸地暴露在正射的阳光下。两只狗缩在太阳照不到的墙脚下，拖长舌头，喘息着。

周梦健走着，走着，额头汗水淋漓，衬衫也湿透了。他加快脚步，思绪翻动的节奏也加快了。

张榜公布名次，再加上郭青露骨的威胁，措施确实具体而有力。不管愿意不愿意，谁能不被逼上争名次的角逐场？……角逐会愈演愈烈，受害的是孩子们……大家都在谈争名次，她们分明也在谈争名次，却偏说是谈烫头发，还要避开他……对了，芸芸肯定动心了。她在怂恿李霞。李霞会动心吗？……刚才，她那深深的一瞥里，有多少复杂的话

语！……她心情肯定不好，要不，她是不会用这样的眼光看我的……

近几个月来，不时闪出在他心田的阴影，又闪现出来。他又一次觉得，他和李霞之间，隐隐地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

没有争执过。从来没有。只是，她的话少了，使他陶醉的笑容少了，时常怔怔地出神，莫名其妙地叹气，在对他的温柔中，搀进了勉为其难的成分。一种不满意他、对他失望的感觉，就象不速之客令人烦恼的造访，常常在她心底油然而生。她在不断同自己挣扎，努力驱散这种感觉。可是，并不总能成功。她好象也不满意自己的……

在漫长的夫妻生活中，不可能总是沐浴着温柔的春风。一片阴云，一阵寒风，总会有，也总会过去。他有足够的自制力。他不怕受委屈。这些年，莫名其妙的委屈他受得太多了，受点自己心爱人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只是，刚才在她的不满和失望中，仿佛又增添了什么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穿过一条小巷，一个黑色的院门里蹦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头撞在周梦健的怀里，惊断了周梦健纷乱的思绪。小姑娘扎着两条神气活现的香蕉辫，聪颖灵活的大眼睛看了周梦健一眼，格格地笑起来，喊道：

“周老师！”

周梦健揉揉小姑娘的额头，说：

“撞疼了没有，柳萌？”

柳萌笑得喘不过气来，小手指指院门。

院门里颤巍巍追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手拿两块金黄色的圆蛋糕。后面跟着一个和柳萌年纪相仿的男孩。他叫刘伟，一见周梦健，就雀跃上来。老奶奶眼力不济，等刘伟喊了一声“周老师”，才认出周梦健。她满脸皱纹都笑了，指着柳萌说：

“周老师，萌萌帮伟伟做了半天作业，我要她吃蛋糕，她撒腿就跑！”

柳萌调皮地向刘伟奶奶眨眨眼，说：

“吃了蛋糕，回家吃不下饭，妈妈又要唠叨了：‘周老师是怎么说的？每顿两小碗，是人体必需的……你也保证过，怎么忘了？’”

柳萌淘气地学着妈妈的腔调，逗得周梦健忍俊不禁，刘伟奶奶也笑了。说：

“哎哟，萌萌，你这么聪明机灵，你不会说，你已经吃过两块蛋糕啦！”

“妈妈会笑我是馋嘴猫的呀！”

周梦健问刘伟这几天的学习情况：

“刘伟，数学复习得怎么样？还怕应用题吗？”

刘伟红着脸，搔搔头皮，窘笑着，说：

“有点怕。不太怕了。”

刘伟奶奶抢着说：

“这个暑假，每天上午，伟伟都复习功课，一天也没停过呢！不过，也靠萌萌这些小伙伴们，每天轮流来陪他，帮

他……周老师的办法真好！”

周梦健道：

“这是中队委和刘伟他们小队讨论出来的办法。”

刘伟奶奶坚持道：

“不是周老师做班主任，只怕他们也讨论不出这样好的办法呀！没有这样的好办法，伟伟哪能坚持一个暑假！”

柳萌调皮地瞅着刘伟奶奶，笑道：

“刘奶奶，你可不能再泄刘伟的气，再说‘留级就留级’的话呀！”

“哎哟，我不是早不说了吗？萌萌这张嘴真厉害，揭我的短啦！”

柳萌吃吃地笑。

周梦健抚摩着刘伟的后脑勺，笑道：

“这个暑假，刘伟在同学的帮助下坚持下来了。很好！开学以后，一定能自己管住自己，自觉学习了。刘伟，我说得对吗？”

刘伟满脸放光，看着周梦健点点头，得意地瞥了奶奶一眼，那眼光，仿佛在说：“你听到了吧，周老师说的。”

刘伟奶奶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周老师，孩子一到你那里，就变得又懂事又聪明。要是早几年你就当伟伟的班主任，伟伟也不至于搞得要留级退学了！”

去年的现在，周梦健接任四（4）班班主任。这个班，一年级入学时，就是其他三个班挑剩下来的学生。以后，每年